



□ 12
1326
2





1326
2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

學言之也曰教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

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即今書

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

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

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問小學書是做人底樣

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是事親事長

而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如何古人由小學

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



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或曰：放心者，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於手不端，足不履，目不以禮，皆自觀亂色也。收者，使於邪思妄念，復歸於正也。朱子曰：德性，天之理也。人心，道之器也。人心之於天者，猶器之於理也。人心之於天者，猶器之於理也。人心之於天者，猶器之於理也。

無以察夫。夫音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王氏曰：察，夫音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也。措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持以少壯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猶冰炭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薰，香草。蕕，臭草。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灑。灑灑，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記學記：發於心，而後從事於學。則勤苦而難成。折，胡半反。格，胡客反。扞，平聲。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夫又追

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者教一歲有六歲只出治工夫來而十來歲聖賢實已自有三分六歲只出治工夫來而
今都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如
立定脚跟做了去我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
歲覺悟便從二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寄在硬寨做去
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寄在硬寨做去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
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即前所謂收而謹
夫音扶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
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進德誠正脩業齊治
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
必以是為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

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繳不得
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至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
曰然首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一敬字○此漢陳氏
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
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
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
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王溪廬氏曰敬若定志慮攝
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終百倍其功只
在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為
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為
也 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
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
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養則其所以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
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也禮運故禮義

何曰敬者。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指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首體從心。君所令而身隨也。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於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朱

曰。敬者。始終之要。未始則敬。以知之也。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始則敬。以守之。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為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理即是氣。理氣自為五行。則陰陽在。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

正故通且如人通而無所感物得氣之偏故是理受而無
地之通正氣所以識道有知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以
禽獸通生草木頭生向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以
通能通得一己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祭物與物爭
但此耳而論萬物則無一不知無不能人所祭物與物爭
者則氣耳而論萬物則無一不知無不能人所祭物與物爭
行只是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此二氣之異
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此二氣之異
如氣相通以飽明塞之甚遠故理絕不與物相
聖不知寒暑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與人相
之父子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
安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
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一條與之正者
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之正者亦
問之說略有不齊者亦未嘗不相發也或彼賤而
為物者既括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

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
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是每詳虛靈不昧以只
眾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
專指氣如心恙底人亦有氣存何故昏迷顯錯無此虛
靈耶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之所以可為
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
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
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
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
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
美惡也○問智愚賢不肖是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
儀均不歸於所稟而歸於聰明是稟氣之清美然知

之覺心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是以聖人施教既已
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又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
之以措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
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
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
其明之之實也夫抑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
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
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
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畀之外也然其
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

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
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
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臆苟興之中而
不自知也豈不為慙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
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
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
而去盪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
付畀必至增益之也玉溪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對男
體之明無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本而當新者則
不全也又皆非入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

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反於
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而
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
可智損故曰則。○玉溪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
明德之本體。符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
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
定之則。若至善之用。乃事。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
事物。各具之太極也。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註所謂君
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
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
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
以慮其理雖粗。上聲。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

且將無以盡夫精脩已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
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
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聲。人欲而
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朱子曰。至善只是極好處。無毫髮不
是處。無毫髮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堯之所。所以治民。而後與之
善。而後與之教。治民必當如堯之所。所以治民。而後與之善。而後與之教。
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陳氏曰。所以治民。而後與之善。而後與之教。
而借此以形。子容所止。○又曰。自其小者言之。如仁。容。重。
手容。恭。重。聰。與。明。亦。視。聽。所。當。止。之。處。思。大。抵。大。學。一
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
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確。然以為大學之綱。

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黜矣。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已分上亦甚脩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物上皆是當也。○玉溪盧氏曰。成己謂明德。成物謂新民。

不止至善故。○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不謬者鮮。信疑以傳疑。此傳疑二字所本也。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已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疑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黜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黜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耶。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死靡訛。焉。未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

法邪。○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而先有以得其正鵠，正鵠正音征，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矣。陳氏曰：章句云：知之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先明，見得事物皆

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

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

反容間，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

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問：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朱子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

當時下得一理之不一，窮無一見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所

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

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

既安，則向若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然既真

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

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

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
經歷之次序也。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
至立。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就一級
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此。○曰。物有本末。事有
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以止。○曰。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
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
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朱
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窺
高。而其入道為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
先後。方是曉得為學之道。未能遠得夫道也。然既
知其進為之序。則有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
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
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
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朱子曰。格物致知
是求其所以止。誠意正心。是求其所以正。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其所以
所止。意識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以止。所
請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

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其長而天下無
不平矣闡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
化而各明其德乎朱子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
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
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怨地者只是得自家規模自當
如此到做不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善德地立夫便
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使入世之
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
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內推至於事物虛莫不盡其
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新安陳氏曰不言各格物致
知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
也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
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
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

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
主雖欲勉強上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
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
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
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
意若夫措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
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
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
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
致者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得德地精彰明是意
地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

得得出來所以謂之妙理問猶若律之用衆理也
用學有不足是以宰宰便制問宰律之宰制之
宰則不足以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在提萬事之
為物不至虛有頃刻之外則一身之主萬事無而馳騫揚
網而不可有頃刻之外則一身之主萬事無而馳騫揚
以物之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之主萬事無而馳騫揚
仰視物之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之主萬事無而馳騫揚
致動底物不著妙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陳氏曰
是非善惡之真將從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則無以識
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三山陳氏曰欲必致有錯則無以識
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五溪廬氏曰向者多矣推而
於盡有靈力之辭○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而
於天而虛靈不昧者○心固具衆理而應事所以得
衆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與裏洞然無
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言矣神後言靈見心之體相
裏虛主理言靈氣無不言矣神後言靈見心之體相
體○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用神
體○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用神

者惟神明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
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
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或勉強以致
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
臣何故用敬如君之用仁愛非說是為君了不得已仁
皆屬他管他自是君用仁愛非說是為君了不得已仁
愛行之以自是合如此若一天使之然又知父之身分
之所行以孝蓋父子本同氣只是他人之身分或兩箇
其思慮相屬豈容強為哉○玉溪廬氏曰粗也顯也皆
理使然如此豈容強為哉○玉溪廬氏曰粗也顯也皆
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
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也○
上層理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
之源頭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
極至之謂也格于文祖之格○見書商篇之而至於其極也

莊子云。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隱若顯。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問。不惟知得一分。兩此。大學之條目。聖賢分若精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音以為說。而見反形。旬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者揚哉。韓文集。背與揚也。擇焉不詳。荀子名况。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致。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曰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

下者復反又明明德言之則似蘇氏之事亦在其中
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蓋首三言者大學之
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
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
言以舉之以見反形句夫措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
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
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
也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
而不可移非極其所至也瑩萬理於胸中是極其所由
求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遺物果格知
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散心極其
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極其脩而無一念之或偏矣此

書者三言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為一
篇之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理無所不備而無
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
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
明德於天下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
德之虛而具兼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
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貫
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貫矣不
析之而遠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
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
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
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
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也以身對天於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

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殊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楚宜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睦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三山陳氏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能第則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尊矣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哉○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預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聲而何以得為

如為黻已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推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黻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黻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適諸子與國之俊選黻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及此而苟拘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黻日

常少亂日登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
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
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
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韍已也以其可
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贏力為馬亦
為法購入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戩字敬夫
號南軒廣漢人乃
朱子同志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
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善非焉則有
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為己為人一條
朱子曰這須要自
看始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道我自當如此讀合當如此
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

理會身已纔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纔讀書
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為己之甚者○如甲兵錢
穀邊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亦是不為別人理
會如割股廬墓一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
死這都是為己者因要人知了去為己親人
問到股事如何曰到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己不求人
知亦無幾本有以此要善者○南軒此言○子曰
聖所未發而用於孟子性善善氣之功者歟
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傳後凡言傳
文經傳之類皆
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
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
左也驗直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
敢質至於博文或則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
合則知其為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

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而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
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格物也蓋
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味好
性者物格也格字對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
○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蓋
也其他如道獨之云不慊如二反之說義利之分常言
之序新安內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
之序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
也亦無不昭武務反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
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
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
世立教之大典通為繼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

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
模雖太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立夫
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繼人雖切然而
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
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
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騰緩急言之而非
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
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
及之豈不又以高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
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乎論孟

無以難言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亦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有以建立大本也盡性經綸大經也而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哉以具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
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
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
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
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
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

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
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
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灑然天理亦無待
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兩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
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
功也音開又似克明德之克也或問中作能致其克之之功
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之
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云克宅
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
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
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利之欲蔽之則有
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偏蔽之病故能有以勝之而
無疑也

分者德以克兩要不能明之異爾常入所以不能明者
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一則以物欲蔽之故也
蓋自棄而不肯為耳○裕產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
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曰
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功矣
顧謂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
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
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反形向於日用之間
陳氏曰於
之時則合高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
之間及處而遂通之際則散一為萬殊而縱橫曲直
莫非六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而無入
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
惟不察於此是以汨音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曰
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

義出矣且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
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赤子向割將入
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
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
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
存著此理一物之可見其形象耶○問成性存存道義
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耶○問成性存存道義
出矣何如曰天之命我之所得於己只是箇道義
人只要存得這些在裏才存得在裏則事君必會
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
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
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此心則便會得此性
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
性○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有渾
理○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有渾
頭刻之類○則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道義如事君忠
親孝之類○則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道義如事君忠
我成性存存而道德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朱子曰人

尊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

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

大德而無昏暗狹少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王濬

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

峻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

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

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

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謂天未始不為人而

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

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

○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是常要看得光

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

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為有

用克明德者後言之曰顧諟則言明之之功曰明命則

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

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

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

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

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

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

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汚音烏又

之也一世存養者音存非察之功音察真有以去音去其前日

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洗滌滌而
以告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
不繼則利欲之昏將復下取反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
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
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
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間去聲斷徒瓊反後則明德常
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
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燥雪之功無少間斷則
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
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

不殖殖承職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
哤哤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
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濟濟西云者則其
言愈約而意愈切矣濟升也聖人德也其然本湯之所
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
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取反以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
悔於桐處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日新者故復推
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教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
以繼其烈祖烈祖成德也其意而深切矣夫

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
胡氏名宏字仲建安人文定公蓋嘗因而考之其曰
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
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專理之實而其
他証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
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聲讀善者言之耳○曰
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
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詩
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故天命之以有天下
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
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

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
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
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
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黷其惡
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
所及哉亦有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

入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如毫末於是焉但衆
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
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
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
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
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也故傳引此
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
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
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
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並此

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
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
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
約而義該夫子之說乃復殊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
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
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論其所以爲
仁字敬字之類是一言者則其始然本未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
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
或陷父而慈或貶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
之爲也燕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推梁柱而死梁橋也左傳哀公十七年鄭

人殺年木。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過義出奔而至鄭其子
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
勇。不為不利。葉公曰。葉音攝。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
吾聞勝也。好復言者之所許。必欲復行。不復道。理而求
死士。始有私年。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非
從使。使吳境。音境。為白公。白楚邑也。也。率僭。孫公。請伐
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
此。鮮不遠矣。勝自礪。礪。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礪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表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悅。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
子西許之。遂作亂。殺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形。物各有
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
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前齊蔡氏曰。所謂得其
名而不得其所以名者。

卒固敬也。陳善開邪。亦敬也。若執著其敬之端。而不能
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止於敬之至善。為人子止
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承志。固孝也。
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著其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
孝之所止。安得謂止於孝之至善。以至於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凡
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曰復。引
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
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
明之也。夫猶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
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
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擇善即講學之事。曰就月
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朱子曰。如琢如磨者。道學也。

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毋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初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滑澤而復磨之。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得一個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盡徹。所以如切而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加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在。自備是止於至善所在。○西山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至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其至之謂之至善。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辟。雖萃而益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威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

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威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問：後是學者事。而威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敬上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朱子曰：得如孔子所謂德也。不是揀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是。只是知得此。而聖人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威德至善。言以理言。則曰：善曰：切磋琢磨。倚以為學。問自脩之別。反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整至堅。確克角。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

條理之事也

切是始條理終條理是終條理終條理

益講貫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

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

自如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此以六

講學之先後難易之證之以孟子之始終條理以見二

者之當兼盡而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

不可偏廢也

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

親者子孫保之恩其覆教育之恩也朱子曰如孔子

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樂其樂者含哺哺故鼓腹而

而保其基礎便是親其親

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

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

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

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

明德之效也朱子曰淇澳言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

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 ○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

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

而屬音屬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音屬故有不得

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

其當屬乎此也





